



**關正宗** 佛光大學助理教授

**成** 功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於佛  
光大學佛教學系，曾於玄奘大  
學、法鼓佛教學院擔任兼任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為台灣佛教史、近代東亞佛教  
交涉史、佛教與民間宗教交涉。

著有《台灣佛教一百年》、《重讀  
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續  
篇）》、《台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台  
灣佛教史論》、《中國佛教會在台灣——  
漢傳佛教的延續與開展》、《台灣日治時  
期佛教發展與皇民化運動——「皇國佛  
教」的歷史進程》等專書，以及相關佛  
教論文數十篇。

身貧未是貧，道貧無剩物  
——讀《貧僧有話要說》隨想

晚明象田即念禪師（生卒年不詳）有詩云：「身貧未是貧，道貧無剩物。煙消古廟中，一鉢千家乞。」自古有德高僧憂道不憂貧，傳為千古佳話。《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亦有如此高度。

人間佛教小叢書單行本《貧僧有話要說·貳》，收錄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星雲大師於海南島博鰲亞洲論壇時的口述，此口述為代序曰：「是二〇一五年的春天，我因為眼瞎耳聾，視聽模糊，但還是有別人告訴我，報紙、網路、電視對『慈濟功德會』清算的時候，像颱風一樣，尾巴也掃到佛教各道場。我一時有感，寫了《貧僧有話要說》，為佛光山、也為佛教做了一點表態。後來報章傳播，對佛教有蔓延的攻勢，我也無以去一一為大家說明，就又再想寫二說。」

星雲大師很清楚交待當初寫下《貧僧有話要說》的動機，一方面為佛教、慈濟發聲，一方面也把波及佛光山的道聽塗說，諸多臆測之內容加以釐清，值得正面看待。

猶記得一九九六年夏，一群大學生於南投中台山集體剃度出家，所引發的「中台山事件」，雖然是個別道場的問題，但是，整個事件卻波及全體佛教，重挫佛教形象，也重創信徒對佛教的信心。接踵而來的「宋七力事件」、「妙天事件」，雖與佛教無關，但帳還是算在佛教頭上。二十年前網路尚不普及，已造成對佛教巨大觀感不佳的後果，這都是對

個別事件輕忽的結果。

當年「中台山事件」後接續一連串的宗教事件，就如同這次的「慈濟事件」一樣，「像颱風一樣，尾巴也掃到佛教各道場」，當時的情況仍記憶猶新，許多佛教道場甚至連法會都辦不成，信徒不願再到寺院，法會變成座談會；佛教文化出版單位相關書籍、雜誌乏人問津，導致許多佛教版社、雜誌接連倒閉，至今其影響仍揮之不去。

佛教及其他宗教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最後引發公部門欲借立宗教法來規範宗教，目前宗教法還在各方協調中，究其原因來自「中台山事件」後接續一連串的宗教事件的影響。

政府欲立宗教法之構想已有多多年，其導因乃一九九六年「中台山事件」後的對應作為，而台灣宗教法立法借鏡即是以日本宗教法為藍本。一九九五年三月，日本新教派「歐姆真理教」（オウム真理教），在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造成人命死傷，此一契機，讓戰後日本亟欲重訂卻始終無法通過的宗教法重現曙光。巧合的是，隔年台灣即出現引發軒然大波的「中台山事件」及一連串宗教事件，導致二十年的漫長立法。

台灣自解嚴後，「民粹」現象愈加嚴重，加上「電視名嘴」推波助瀾，不辨究理者跟著瞎起鬨，有識之士大嘆有理說不清。又，西方資本主義以增長人欲為訴求，以消費至上

為前提，佛教若受此影響，以布施多寡論功德大小，恐受世俗價值觀影響，漸流於謬誤知見與迷信。取之於世間，用於世間，方為正辦，古有明鑑。

北魏太武帝廢佛二、三十年後，至孝文帝時，佛教很快地在百廢待舉中復甦，但緇素二眾似乎在很短時間即遺忘了武帝廢佛之痛，因此，《魏書·釋老志》載孝文帝下詔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緻，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意即弘揚佛法，寺院建造不宜過度奢華，只要誠心即可，更何況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外還有殺生問題，這些情況在封建時代，往往成為破佛的理由，如一百餘年後的北周武帝滅佛，關鍵因素之一即是財富過度集中於寺院所致。

而以環保為核心的慈濟開發保護區，被認為是「傷生之業」，進而遭清算財務收入及流向，導致風暴不斷擴大，直到慈濟高層出面道歉方才止血。

台灣民主社會當不會也不該有封建時代的滅佛之舉，但是「民粹」卻可能引發毀佛之患，「慈濟事件」豈不引以為鑑哉？

「慈濟事件」從原本的水土保持問題，一路漫延到財政運作，過去慈濟對社會的貢獻完全被抹煞了，正如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序》說：「慈濟對於台灣社會也有正面貢

獻，不能因為內湖事件，完全抹煞他們幾十年來的喜捨、救苦救難。慈濟集合佛教信徒、社會人士慈悲布施，為社會做福利的事業，它並不是屬於寺廟道場，而是社會的慈善團體。……現在看到媒體因為慈濟事件對佛教也踐踏，貧僧不得不出來有話要說。」

所謂「懷璧其罪」，此「璧」即是金錢。集結成書在二〇一五年六月出版的《貧僧有話要說》第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星雲大師開宗明義說明佛光山開山以來的各項弘法經費，並說明自己的財富觀。接下來的第二說〈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三說〈我究竟用了多少「錢」〉、四說〈佛陀紀念館的風雲錄〉、五說〈雲水僧與雲水書車〉，基本都在說明大師對金錢的態度及佛光山如何運用善款。

台灣近年來因為薪資倒退到十五、六年前，社會普遍瀰漫著「仇富」的心理，並藉由「慈濟事件」圍攻所有佛教團體。大師在第一說〈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的結尾說：「貧窮會延伸罪惡，台灣是一個富而好禮的地方，希望我們愛台灣的人，不要嫉妒別人所有，不要仇視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詆毀信仰……。」第二說〈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的結尾說：「我不需要儲財，佛法在五大洲流傳，佛教還會沒有財富嗎？人間還會沒有幸福安樂嗎？」三說〈我究竟用了多少「錢」〉的結尾說：「對於錢財問題，我生未帶來，死也不會帶走，社會再要如何批評，也只有向各位懺悔告罪了。」文中細數從興辦

大學、辨報、編藏、佛教圖典、建圖書館、救災濟貧、監獄贈書等的花費。

四說〈佛陀紀念館的風雲錄〉結尾說：「貧窮是罪惡，我不積聚、不私蓄。……我一生似乎擁有一切，似乎又空無所有，但總歸一句話：『何貧之有？』」五說〈雲水僧與雲水書車〉的結尾說：「世間的錢財有散盡的時候，享受歡喜、享受奉獻，才是無限的受用。」又說明大師「以無為有」的精神，正如他在〈佛光山的人生觀〉所說：「世間上的一般觀念，都是從有形的角度去看，例如我的徒弟、我的金錢、我的人事。你從有的角度看，只看到一半，因為『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的。我本著以無為有，我沒有錢，大家知道我沒有錢，就肯幫忙我；我沒有人手協助，大家就肯來為我助力。所以，因為我無，無反而無窮無盡，無量無邊，因此，我感覺到『無』比『有』更多、更好、更大。」

《貧僧有話要說》起初幾講都是談佛光山善款運用的情況，總括式地向社會大眾說明，以釋群疑。佛光山從事各項社會事業，善緣善款源源不絕，如李白豪氣干雲的詩：「千金散盡還復來」一般，善緣成就一切，正應驗了「無反而無窮無盡，無量無邊」的〈佛光山的人生觀〉。

正如本文一開頭的明代象田即念禪師的詩作：「身貧未是貧，道貧無剩物。」古德憂道不憂貧，其所念茲在茲者是道行，而非金錢之擁有。

當然，《貧僧有話要說》並非只是佛光山或星雲大師的金錢觀，它不僅是一部佛光山弘法史、星雲大師回憶錄，同時也是民國佛教史的縮影。大時代的洪流洗練了星雲大師，進而成就佛光山的弘法事業。

最後，我認為《貧僧有話要說》也是危機管控的成功案例。在「慈濟事件」可能無限擴大之際，佛教界普遍沒有特別反應（除了昭慧法師外），殊不知由「民粹」也可能引發一場排佛「教難」，就像當年的「中台山事件」一樣。雖然慈濟高層道歉也是危機平息的的重要原因，但《貧僧有話要說》無疑擔任了佛教的最佳救援。